

晚明疑案：

王世贞率吴越百余宾客畅游黄山事真伪辨¹

周颖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清代张潮的《〈歙问〉小引》与近代许承尧的《歙问闲谭》，皆载有明代文学家王世贞率领吴越百余宾客畅游黄山的事迹。经考，此事存在诸多疑点，几无可能。一方面，文献留存情况可质疑畅游黄山说，证据有三。其一，出处文献存在疑点。张潮的记载源于民间传闻，而许承尧所引原始文献无可查证，对张潮所载则直接加以抄录。后人又将二人所载奉为信史，传颂至今。其二，目前尚未发现记载此事的同期文献。王世贞本人、亲近友人以及同时代的一些徽州籍友人的著作中均未提及此事。其三，后世保存王世贞生平行实的传记资料均未记述此事。另一方面，史实考辨可质疑畅游黄山说。自嘉靖四十二年与汪道昆相识后直至万历十八年去世，王世贞曾在书牖中多次提及欲游黄山，却因种种原因不能成行。总之，王世贞率吴越百余宾客游黄山事应当存疑。

【关键词】：王世贞；吴越百余宾客；畅游黄山；张潮；许承尧

【DOI】：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18.02.011

一、王世贞率百余宾客畅游黄山疑案

江南名山，黄山为最。明代以来，黄山名声愈噪，影响愈广，吸引着众多的文人墨客、特别是地缘相近的江南文人前往游赏，给黄山留下了丰厚的人文遗产。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1522-1620）的文坛盟主之一、太仓人王世贞（1526-1590）就是有文献记载曾经游过黄山的著名文士之一。目前所知记述王世贞畅游黄山一事的最早文献，是清初张潮的《〈歙问〉小引》。文中载王世贞曾率领吴越百余位文人雅士探访徽州，畅游黄山，并受到以汪道昆为首的徽州文士群体的隆重接待，双方比艺斗技，规模足称壮观，被传为黄山史上的一段佳话：

吾歙在郡之东南，声名文物甲于诸邑。其为故老所传闻者，真足令人神往，读洪子《歙问》亦可得其大概。犹记其一事：王凤州先生游黄山时，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大都各擅一技，世鲜有能敌之者，欲以傲于吾歙邑中。汪南溟（道昆）先生闻其至，以黄山主人自任，僦名园数处，俾吴来者，各各散处其中，每一客必有一二主人为馆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约各称其技，以书家敌书家，以画家敌画家，以至琴弈、篆刻、堪舆、星象、投壶、蹴鞠、剑槊、歌吹之属无一不备。与之谈则酬酢纷纭，如黄河之水，注而不竭；与之角技，宾时或屈于主，凤州先生大称赏而去。呜呼，可谓盛矣！^②

¹ [收稿日期]：2017-06-17

[投稿网址]：<http://shjx.cbpt.cnki.net>

[基金项目]：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王世贞全集》整理与研究”（12&ZD159）。

[作者简介]：周颖，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² ①附见[清]洪玉图：《歙问》一卷，《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本，史部第52册，第1页。

到近代，许承尧（1874-1946）的《歙事闲谭》中有《王弇州诸人游歙》一文，文中首先祖述《歙浦余晖录》的记载：

汪印苔《歙浦余晖录》记申时行归吴后又载王弇州游歙，过千秋里，访汪伯玉，淹留数月。过潜溪，宿故友汪如玉家，赠以诗。又为如玉兄珩作传。续稿中有《与南溟肇林社唱和》诗。按：上申、徐二说，未知何本。张心斋潮作《洪懋庵玉图歙问序》亦云王弇州先生来游黄山时……^②

之后抄录了张潮《歙问》中关于王世贞率众游黄山、与徽州文人雅士盛会的记载，以印证《歙浦余晖录》的说法。

长期以来，张潮与许承尧的记载被一些文史研究者所沿袭，反复征引，并应用到地方文献的编纂中。如1988年新编《黄山志》就记述了明嘉靖年间王世贞带三吴两浙一百多位文士宾客游览黄山的事迹。^③又如季家宏主编的《黄山旅游文化大辞典》提到王世贞畅游黄山、与歙地文士盛会的事迹，即以张潮的记载为据。^④再如任泽峰主编的《徽州文化大辞典》收有“汪道昆与天下文士盛会”一则，记述王世贞携吴越百余宾客来徽一事，依据也来自张潮所载。^⑤一些研究《歙问闲谭》的论著论文，如许宗万《〈歙问闲谭〉研究》一文，也直接摘录许承尧对王世贞游歙的记载。^⑥至于研究明代文学、徽州地域文化等领域的论著论文中抄录张潮、许承尧的记载作引证的情况，更是举不胜举。另外，一些黄山的风景旅游手册和导游介绍也将此事奉为历史佳话，积极对外宣传。信息的广泛流传，使得王世贞率吴越百余宾客畅游黄山的说法几成信史，百年来鲜有质疑者。

黄山本地的文史工作者戴耕玖先生曾撰文对王世贞率吴越百余众畅游黄山一事提出异议，理由有二：第一，王世贞、汪道昆二人均无文字记载此事。第二，汪道昆作为东道主，组织安排好如此庞大的游山群体有相当大的难度，其一是参加此次盛会的人员众多，场面浩大，当时的黄山不具备容纳这么多人的服务设施，其二是当时游览黄山劳民伤财，需要极强的经济能力，凭借汪道昆个人的经济力量恐怕难以实现。^⑦由于戴先生之文仅以随笔形式呈现，并未进行严密的文献考证，且关注的焦点在汪道昆身上，所以未能形成全面、清晰、强有力的质疑之说，给学界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同时，戴先生仍认为张潮所载王世贞游黄山一事有一定的可能性，根据现代黄山景区与明代黄山景区相比地理位置有所偏离这一点，推测王世贞所游或非今天的黄山景区，而是彼时的黄山景区，并考证具体地点为今天黄山市徽州区潜口北面的丰乐水库景区一带的古珙中。这种说法又值得推敲。笔者从全面查阅文献留存情况与梳理史实两个方面入手进行考证，认同戴先生的部分观点，并给予辨正，即认为王世贞与吴越百余人同游当今之黄山一事不可能为实，且进一步认为王世贞游徽州真实性值得怀疑，游览所谓彼时之黄山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总而言之，王世贞率吴越百余众畅游黄山一事应当存疑。

二、从文献留存情况质疑畅游黄山事

王世贞率百余众畅游黄山一事存疑的证据之一，即现存出处文献对此事的记述或来自传闻，或所引文献无可考证。张潮在《〈歙问〉小引》中明确说明此事是“其为故老所传闻者”，即此事来源于歙地民间传闻，那么可信度就大打折扣了。而保存了歙地故老传闻“大概”的《歙问》，并未记载此事。许承尧《歙问闲谭》对王世贞游歙事迹的记载，所依据的主要是“汪印苔《歙浦余晖录》”。据《徽州文化大辞典》载，汪印苔即汪尚阶，字印苔，号子涛，又号莲痴、唯悔道人，歙县人，生活于清末光绪年间，精于书画、鉴别，著有《歙浦余晖录》。^⑧然而《歙浦余晖录》一书目前未被发现于世，汪印苔所载事件的依据也就无从探究。同时，所谓的“潜溪故友汪如玉”、“如玉兄珩”二人均不可考，未被丁玉娜《王世贞交流研究》文后附录的《王世贞交游名单》所收录。^⑨“赠故友汪如玉诗”与“《与南溟肇林社唱和》诗”也未见收于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⑩《弇州续稿》^⑪以及任何其他文集。《歙问闲谭》抄录了张潮的记载，而忽略了“传闻”这一事实，在不知不觉之中将之偷换成

^②许承尧撰，彭超、李明回、张爱琴点校：《歙问闲谭》，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413页。

^③《黄山志》编纂委员会：《黄山志》，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第8、244页。

^④季家宏：《黄山旅游文化大辞典》，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90页。

^⑤《徽州文化大辞典》编委会，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5年，398页。

^⑥许宗万：《〈歙问闲谈〉研究》，合肥：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45页。

^⑦戴耕玖：《“两司马”游黄山质疑》，《黄山日报》，2010-08-13。

信史。因此，张潮与许承尧的记载都存在可质疑的空间。

王世贞率百余众畅游黄山一事存疑的证据之二，即目前尚未发现有记载此事的同期文献。按照常理，如果王世贞率吴越众名士畅游黄山，并同徽州文人相聚，共举竞技斗艺之盛事，或多或少应当留有一些纪游性的诗文作品，然而其诗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续稿》皆无言及此事的作品。汪道昆主要诗文集《副墨》^⑫《太函集》^⑬也未发现与之相关的任何文字。倘若真如《歙浦余晖录》所载王世贞“访汪伯玉，淹留数月”，王、汪二人的文集中又焉能无一字提及此事？汪道昆亲弟汪道贯、堂弟汪道会以及其他熟悉王世贞、汪道昆二人活动的徽州籍友人如潘之恒、梅膺祚等人的著作中也未发现与之相关的蛛丝马迹。^⑭尤其是潘之恒的《黄海》^⑮，收录了历代与黄山有关的各种文献，内容足称富赡，却无一字提及王世贞的这次胜游活动。当时，王世贞与汪道昆同称文坛领袖，声望甚著，一举一动皆为文界尤其是江南文士所瞩目。倘若王世贞率领百余宾客畅游黄山，同汪道昆率领的徽州文士集团相聚，如此盛况势必在文坛引起很大轰动。按照当时的风气和惯例，必有一些文士唱和、传颂、谈论此事。然而，遍查与王世贞关系密切的友人“五子”“后五子”“续五子”“广五子”“末五子”“七子”以及王锡爵、其弟王世懋等人的诗文集子，均未发现有提及此事者。^⑯

王世贞率百余众畅游黄山一事存疑的证据之三，即后世保存王世贞生平行实的传记资料均未记述此事。王世贞之子王士骥所撰行状^⑰、好友王锡爵所撰神道碑^⑱、屠隆所撰传记^⑲、陈继儒所撰墓志铭^⑳无一记载此事。另外，徐朔方先生《王世贞年谱》^㉑、郑利华先生《王世贞年谱长编》^㉒以及在二者基础上形成的拙著《王世贞年谱长编》^㉓，皆欲全面梳理记述王世贞生平行实的各类文献，穷尽其生平事迹，力求详实、细密、精准，然而均未发现其率百余宾客畅游黄山一事。总之，无论王世贞所游黄山具体地点在何处，皆缺乏相关的文献记载，其真实性令人质疑。

三、从史实考辨的角度质疑畅游黄山事

^⑧《徽州文化大辞典》编纂委员会：《徽州文化大辞典》（下），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08页。

^⑨丁玉娜：《王世贞交游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第252-262页。

^⑩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明万历五年世经堂刻本。

^⑪王世贞：《弇州续稿》二百七卷，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

^⑫汪道昆：《副墨》五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

^⑬汪道昆：《太函集》一百二十卷，明万历刻本。

^⑭此处所查阅的汪道贯、汪道会、潘之恒、梅膺祚等人的著作，主要有汪道贯、汪道会：《二仲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五世读书园刻本；潘之恒撰、清陈允衡辑评：《涉江集选》不分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

^⑮潘之恒：《黄海》不分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9-23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

^⑯参考拙著《王世贞年谱长编》，“七子”即明代文学史上所谓的后七子，即李攀龙、王世贞、徐中行、宗臣、吴国伦、余曰德、张佳胤等人。“五子”“后五子”“续五子”“广五子”“末五子”是王世贞对“当时文坛上与自己文风、志趣相近的文士”的群体性划分与标榜。“五子”即李攀龙、谢榛（后被除名，由吴国伦取代）、梁有誉、徐中行、宗臣；“后五子”指余曰德、魏裳、汪道昆、张佳胤、张九一；“广五子”指俞允文、卢梅、李先芳、吴维岳、欧大任；“续五子”指王道行、石星、黎民表、朱多燧、赵用贤；“末五子”指赵用贤、李维楨、屠隆、魏允中、胡应麟。这里查阅的文集，除文中提到的汪道昆的集子外，主要包括上述文士的诗文集。另有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五十五卷，《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8册；王世懋：《王奉常集》七十四卷，明万历刻本；等等。

^⑰王士骥：《明故资政大夫南京刑部尚书赠太子少保先府君凤洲王公行状》，王士骥、王锡爵、屠隆：《王凤洲先生行状》合编本，明万历刻本，第1册。

^⑱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六《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凤洲王公神道碑》，《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

^⑲屠隆：《大司寇王公传》，王士骥、王锡爵、屠隆：《王凤洲先生行状》，明万历刻本，第2册。

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王世贞始终景慕黄山，渴望一游。他曾品鉴文伯仁所绘新安山水画卷，对画中连绵不绝的美景陶醉不已：“自富阳而溯，新安之黄山、白岳尤奇峻……五峰文伯仁家吴中……乃因游新安，遂尽揽其奇而发之于丹青。余近得一寓目，真若坐篮舆翠微间，使人应接不暇。区区山阴道上行，乌足以当之哉？”⁽²⁴⁾而王世贞对游览黄山一事的酝酿与筹划，跟他与徽州籍友人汪道昆等人的交游息息相关。自嘉靖四十二年（1563）王、汪二人通书定交后，发展成为知己好友，友情一直持续到万历十八年（1590）十一月王世贞逝世。⁽²⁵⁾汪道昆曾不止一次前往王世贞故乡拜访，领略到吴地山水的秀美和王氏弇山园的富丽。⁽²⁶⁾而汪道昆的故乡既然拥有无与伦比的黄山，岂能不邀挚友来此畅游一番？王世贞素好游览天下名山大川，吴中名山如虎丘、惠山、太湖洞庭东西山等无不涉足，即使在外作宦也注重游山寻景。他出任青州兵备副使时曾三上泰山，⁽²⁷⁾从湖广按察使归里途中忙里偷闲游览庐山，⁽²⁸⁾巡抚郟阳时两登武当山，⁽²⁹⁾等等。若能前往徽州，既能拜访好友，又能顺道畅游黄山，况且徽州地界还有齐云山等众多名山可供游览，可谓不虚一行。为此，王世贞曾多次谈及出游黄山一事，给予规划，却因为种种缘故始终未能成行，留有大量书牒为证。写作时间最早的一封，作于万历十五年（1587）夏：

所言汪伯玉齐云之约，诚有之。盖前岁伯玉与二仲过我，酒间以为前后凡五访我海上而不一报，将为千古稽吕所笑，尔时慨然许之。春间特使其小从子来，约为九月之会，又欲南要吴明卿、李本宁，东要屠长卿、徐茂吴。吾意殊不乐，报书力止之，但以扁舟楚服、携两僮、一登山而已。然老来不任道途之苦，意尚未决。今据吾弟所闻乃尔，便堪攒眉辞社，岂能把臂入林也？此兄好奇而重文事，业已世弃，不复点检，乐彦辅乐地，故自足，乃欲使我作失行老嫠耶？夜来卧小楼，楼之下非常三响，恐非仙师警策？唯有节饮省荤，俟尽而已。此外却无大愧怍也。⁽³⁰⁾

此书是王世贞写与其弟王世懋的。据拙著《王世贞年谱长编》考证，“夜来卧小楼，楼之下非常三响”，致使王世贞怀疑仙师县阳子发出警告一事，发生于万历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夜。⁽³¹⁾因此这封信应当作于万历十五年春夏间。据书中所提及的汪道昆来访订约一事，指万历十四年（1586）汪道昆携二弟往访王世贞一事。关于此事，王世贞《东海游记》载：“岁丙戌之孟夏，汪司马伯玉挟其二仲与客龙、徐两司理，栖我瓮中。”⁽³²⁾参与这次盛会的龙膺，他的《寄答司马王元美先生》亦可引以为证：“自丙戌春幸从汪司马趋谒函丈，启金绳之路，开‘来玉’之堂。倒屣以迎，投遵辖而款。过听新息，折简伯高。十日淹留，作平原布衣之饮。四筵欢宴，厕香山诗酒之交。……知己骤投，狂态横发，饮而忘醉，乐亦忘归。”⁽³³⁾在这次聚会上，汪道昆以前后五次来访王世贞、王世贞也应有所酬报为由，诚邀往访徽州。于是，王、汪二人订下了所谓的“齐云之约”，即汪邀王前往徽州相会，届时畅游齐云等名山。然而王世贞未能赴约。个中原因，除了年老体衰、惮于远行，他的信中还透露了一点：他从王世懋口中听说了关于汪道昆的不利流言。（至于当时社会上流行着关于汪道昆的什么流言，我们不得而知）大概出于对自身名节的考虑，王世贞就决定不再前往徽州了。同时，此次王世贞未能成行，还有另一层原因，即其父王忬获得朝廷封赠，御赐祭葬，王世贞必须在家中操持祭葬典礼，因此不可出门远行。关于这一点，后来他也遣书向汪道昆作了解释：

向期于八九月叩玄亭、陟黄山，礼白岳，辖且脂矣，而先君子荷上恩得从六卿例祭葬，有司定于彼时成礼，纷纭至冬，畏

⁵ (20) 陈继儒：《见闻录》卷五《王元美先生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4册，第195-201页，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

(21) 徐朔方：《王世贞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

(22) 郑利华：《王世贞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23) (27) (28) (29) 周颖：《王世贞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217、220-221页、242页，第428-429页，第453-456、475-476页。

(24) 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七十《文伯仁溪山自适卷》，第5b-6a页。

(25) 王瑞国：《琅琊凤麟两公年谱合编》，清康熙五十一年抄本。

(26) 王世贞与汪道昆于万历四十二年定交事，参见拙著《王世贞年谱长编》第280-282页。关于王世贞与汪道昆交游历程及汪道昆前往太仓拜访王世贞事，亦可参考拙著。

(30) 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八十八《寄敬美弟》之六，第11页。

(31) 周颖：《王世贞年谱长编》，第641-642页。本文中凡涉及《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续稿》所引材料时间考证及王世贞生平重要活动年份之处，除有各类文献可证外，亦可参见拙著所考。

寒未能出门。笃惭巨卿，捷逊叔夜。计老丈闻之，当为于邑也。⁽³⁴⁾

王世贞之父王忬，在嘉靖年间曾任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总督蓟辽军务。因军事失利，受严嵩父子及党羽构陷，被冤杀。隆庆元年（1567年）平反昭雪，以原官下葬。万历十五年才给予恤录，诏赐两祭全葬，并追封兵部尚书。⁽³⁵⁾王世贞拟游黄山之时，适逢亡父举行祭葬仪式，因此不能成行。另外，王世贞对此番出游的预想是“但以扁舟楚服、携两僮、一登山而已”，同游人数不过是仆从与一二知己，目的不过是为了清静游山，与张潮、许承尧所记载的率领吴越百余宾客前往斗艺的盛况相去甚远。

此时的王世贞，已经年逾花甲，自感来日无多，趁着有生之年畅游黄山的想法就越发强烈，其心情之迫切可见诸以下两封书信：

不奉德问者几半载矣，弟所矢志而成棋中之辖者，自元旦以至八月，如一日也。而会太守期以季秋将天子命上冢，则诸邦君大夫宗党威执牛酒日至，匍匐而踵门叩谢者无虚晷。至孟冬晦，稍息肩，而区区复滥除目矣。病弟得告归，上书乞骸，杜门待命，然朝夕从病者所视汤药，忧疑百端，忽忽如作恶梦。新岁初，乞骸之请不遂，拟复上书陈情。而攀上君子且以大谊见消，亦会病者稍有起色，始谋以仲春望前西发，然尚欲谒白岳、歙黄山、拜老丈于里，第以践夙诺，取宣城道之白下。而亲友及子姓群咻之，虽病者亦以为不可，故龟勉改道京口，登北固，望浮玉，慨然叹焦光之不可作。……三月朔之部任，留事号稀简……

⁽³⁶⁾

弟自亡弟变后，又睹平生故人如张肖甫及戚少保、阴司马、徐魏公皆小我一二年，倏忽倾弃，以故渴欲归理容棺之墟。前月孟浪作小建白，旋上书乞骸，倘得请可以取道白岳，报叩门下，第以亡弟丧不能它行耳。⁽³⁷⁾

据考，王世贞于万历十五年冬起用南京兵部右侍郎。⁽³⁸⁾致汪道昆信中所谓的“至孟冬晦，稍息肩，而区区复滥除目矣”，即指此事。上述二书皆作于万历十六（1588）南京兵部右侍郎任上。此年二月自太仓赴任之际，王世贞曾一心计划途中改道前往黄山，但因亲友劝阻而未能成行。闰六月其弟王世懋亡故后，他曾上疏乞骸，并打算趁告老还乡之机绕道前往黄山，也未能成行。

待到万历十七年（1589）六月，王世贞由南京兵部右侍郎升任南京刑部尚书。⁽³⁹⁾此时，他仍念念不忘前往黄山践行与老友聚会的诺言，曾致书汪道昆：

献岁必当自力上疏乞骸。念老丈东山之卧甚坚，而庙堂大有物色者。或出或处，同心断金，故不以区区形迹间也。即弟苟得请，而蒲轮尚未下，决取道奉谒，从杖屨黄山白岳间。所食言者，有如日。亡弟倏已过暮岁矣，葬期在庚寅之腊，敢仿东京诸九列以下故事。⁽⁴⁰⁾

此书作于万历十七年王世贞逝世一周年后。王世贞与汪道昆约定明年致仕之后一定前往徽州，甚至发下“所食言者，有如日”的誓言。然而等到万历十八年三月辞官获允⁽⁴¹⁾之后，他的归乡之心非常急切，自述“至二十五日，得邸报晨传，蒙恩许回籍调理，且示不终弃之意。……在槛之猿、继笼之鸟，恨不能即时奋飞。次晨即发之，栖霞小憩，陆五台诸公多追送者。然出处之况，邈若河山。”⁽⁴²⁾于是，他没有前往徽州，直接就回了太仓故里。

⁶ (32) (34) (35) (36) (37) 王世贞：《弇州续稿》卷六十二，第14b页，卷一百八十五《汪司马》之二十一，第17a页，卷一百四十四《恭谢天恩疏》，第11a-12b页，卷一百八十五《汪司马》之二十二，第17a-18a页，卷一百八十五《汪司马》之二十四，第21a页。

(33) 龙膺：《龙太常全集》之《纶·文集》卷二十四，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三年九芝堂重刻本，第3页。

(38) 参见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四十二《为恳乞天恩辩明考满事情仍赐罢斥以伸言路疏》，第19a页。

(39) 参见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四十二《为恳乞天恩辩明考满事情仍赐罢斥以伸言路疏》，第19a-20a页。

万历十八年三月卸任归里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内，王世贞在家安度晚景，虽空闲较多，但一直深居简出。他曾致书王锡爵自述近况：“初归，畏暑，尚未出理人事。唯亲知强欲阑人，不能不一见之，然送迎不敢出内阙。”⁽⁴³⁾此书作于万历十八年暑夏，可知王世贞自此年三月归里后到秋前，一直在家休养，未曾出门远游。正当他准备出游会友之际，疾病却向他袭来：“三请乃得归。方召故人相与挥觞道素，拟以六月息者，而时已微有病色。……不两月而竟不起矣。”⁽⁴⁴⁾至十一月就溘然长逝了。⁽⁴⁵⁾在生命弥留的短短数月中，疾病缠身的王世贞不太可能有精力率众远行并畅游黄山。因此，综其一生，王世贞游览黄山的可能性都非常之小。

上文既证王世贞游过黄山一事缺乏可能性，就从根本上质疑了张潮、许承尧及后代文史资料的说法，也修正了戴耕玖先生的研究结论。戴先生以客观经济条件有限质疑东道主汪道昆组织、承办徽歙、吴越三百余人黄山斗艺盛会的能力，虽有一定的道理，却值得商榷。张潮原文载王世贞携吴越百余宾客来游黄山，他们大都各擅一技，欲以之显傲歙地，目的就是来挑战的。而汪道昆的应对方式是“以黄山主人自任，僦名园数处，俾吴来者，各各散处其中，每一客必有一二主人馆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⁴⁶⁾从文字叙述来看，这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共识、有互动的区域间才艺交流会。既然要借此盛会切磋才艺，各显人文之盛，理所当然由与会双方捐资助襄，共同举办。而谢先生曲解了张潮的原文，将汪道昆组织、参与此次黄山盛会理解成了他一人出资招待所有参会人员。同时，戴先生虽质疑王世贞携吴越百余宾客游览黄山一事，却肯定王世贞尚有来游当时所谓黄山（“古珙中”）的可能性。而实际上，“古珙中”与现代黄山景区相去不过数里，皆在徽州境内。笔者既证王世贞此生远游徽地的可能性极小，因此也不能到过所谓的“古珙中”了。不仅王世贞未能携吴越百余众来游，就连他一人来游也无可能。在王世贞的一生中，他距离徽州最近的一次，当在隆庆三年（1569）出任浙江左参政时。彼时他曾登上太湖之畔的道场山放眼远眺，还曾舟行经过建德一带。⁽⁴⁷⁾不过，他的诗文从未言及西入歙地一事。可以想见，王世贞既在湖州为官，奉公职守，自然不便与随从宾客远游歙地。且由杭至徽，山重水复，地形艰险复杂，自古就通行不便，至新中国成立前也仅有杭徽古道等几条大道相通，这也在客观上阻碍了王世贞前往黄山。

综上，通过梳理存世文献与考辨史实，可知王世贞虽一直向往黄山，期盼畅游一番，最终成行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因此所谓的王世贞率吴越百余宾客畅游黄山一说存在诸多疑点，几无可能。有明一代，以王世贞文名之盛、吴皖地缘之近，若王世贞无缘来游，这对坐拥黄山美景的徽州人士来说不可谓不是一大遗憾，由此黄山文化史上也就少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歙县民间对王世贞与汪道昆盛会于黄山一事的杜撰与传闻，或许是希冀借助王、汪的文名，为驰名天下的黄山、为灿烂悠久的徽州文化更添一分光彩。从旅游学的角度讲，这种杜撰、附会历史名人游山事迹的做法是一种宣传策略，可为景区增加一笔无形的文化价值，有助于景区声誉的传播与提升。在古代，这种旅游资源宣传模式是不自觉而为之的。黄山作为一座声名后起的旅游胜地，其影响力自唐代以来才逐渐扩大开来，明代之后得到进一步增强。从王世贞逝世时的明代后期到张潮生活的清初，时间尚不足百年，然而这段时间正是黄山旅游发展史上影响大为扩展、声誉逐渐远播的重要阶段，各个景点相继被发掘命名，而一些提升黄山胜地声誉的传闻也会随之发酵而生。张潮、许承尧对民间传闻津津乐道，大概也是出于追慕先贤风流与夸耀故里风物的心理。而后人未加考察，追从前说，以致王世贞率吴越百余宾客畅游黄山事广被流传，影响极大。笔者特作上述考证，质疑旧说，辨其真伪，并求教于学林方家。

⁷ (40) (42) (43) 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八十五《汪司马》之二十七，第23b-24a页，卷一百七十九《与元驭阁老》之十六，第17b页，卷一百七十九《与元驭阁老》之十八，第21页。

(41) [明]叶向高等：《明神宗实录》卷之二百二十一，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56册第4129页。

(44) 王士祺：《明故资政大夫南京刑部尚书赠太子少保先府君凤洲王公行状》，第36a页。

(45) 参见王瑞国：《琅琊凤麟两公年谱合编》，清康熙五十一年抄本。

(46) 附见[清]洪玉图：《歙问》，第1页。

(47) 参见周颖：《王世贞年谱长编》，第363-364、367、369页。